



孝順事實卷五

楊引追服

楊引襄垣人也。三歲喪父。為叔所養。事母至孝。母年九十而終。引年七十五。哀毀過禮。三年服畢。恨不識父。追服斬衰。食粥麤服。誓終身。經十三年。哀慕不改。郡縣鄉閭三百餘人。上狀稱羨。有司奏宜旌賞。復其一門。樹其純孝。詔集書標楊引至行。仍假以散貧之名。

禮。三年之喪。天下之通喪也。楊引三歲喪父。事母至孝。及母死而服喪。哀傷摧毀。常過于禮。求

之于世。可謂難矣。母喪既畢。恨不識父。乃復斬然衰麻。追服父喪。衣麤啜粥。誓終其身。非世之所允難者乎。孟子謂大孝終身慕父母。若引則有之矣。嗚呼。人有執親之喪。食肉飲酒。居處言笑。無異乎平日。視引寧無所愧哉。詩曰。

引當父喪甫三齡。老母何堪晚亦傾。同極恩深嗟莫報。徒令哀痛欲傷生。

又

衰麻更着十年餘。追服終身誓不渝。豈獨姓名登宦籍。詔書褒寵耀門閭。

張昇飲水

張昇。滎陽京縣人也。喪父。飲水絕鹽。哀毀過度。形骸枯悴。骨立而已。髮落殆盡。聲聞邑里。盜賊不侵其鄉。州表其事。詔旌門閭。

夫父母之喪。人子所當自盡者也。禮既殯。食粥。既祥。食菜果醯醬。此先王之制。而張昇執父之喪。絕鹽飲水。乃至枯槁。因悴。形體骨立。毛髮衰落。幾至於盡。朝夕哭泣之聲。鄉里有不忍聞。此其悲慕迫切。出於中心之至誠。故飲食有所不暇及也。若此。豈勉強者之所能哉。語曰。喪與其

易也。寧戚其昇之謂乎。是宜朝廷嘉獎。命旌其門。化及盜賊。不敢侵犯也。嗟乎。世之居喪若昇者。可謂能自盡矣。詩曰。

可憐父喪影纍纍。飲水寧知有渴飢。
衣毀豈惟身骨立。髮毛落盡更堪悲。

又

一生惟感父恩深。盡孝純誠見此心。
豈但門閭膺表異。能令盜賊不相侵。

王崇止雹

王崇字乾邕。陽夏雍丘人也。兄弟並以孝稱。身勤

稼穡以養父母。仕梁州鎮南府主簿。母亡。居喪哀毀。頽瘠杖而後起。鬚髮墮落。廬於殯所。晝夜哭泣。鳩鴿羣至。有一小鳥。素質黑眸。形大於雀。栖於崇廬。朝夕不去。母服初闋。復丁父憂。悲毀過禮。是年夏。風雹所經處。禽獸暴死。草木摧折。至崇田畔。風雹便止。禾麥十頃。竟無損落。及過崇地。風雹如初。咸稱至孝所感。崇雖除服。仍居墓側。室前生草。一根莖葉甚茂。人莫能識。至冬中。復有鳥巢崇屋。乳養三子。毛羽長成。馴而不驚。守令聞之。親自臨視。事聞。詔旌表其門閭。

孝德之足以通於神明也尚矣。蓋孝為德之本。孝德之至。則天地鬼神順之。而草木禽獸之異。皆應焉。此非徒然者也。初王崇之未仕。勤稼穡。以養親。既能用天道。因地利。以致其孝矣。及仕而喪其親。毀頓劬瘁。鬢髮為落。其哀慟懇惻之意。思慕迫切之誠。足以動天地。感鬼神。故雖風雹害物。而崇之禾麥獨獲全。禽馴不驚。異草呈秀。此非可以偽為也。至孝之所感召者如此。詩曰。

孝道由來動鬼神。王崇至行出天真。

珍禽繞屋能馴擾。異草當階別有春。

又

風雹摧殘物盡僵。崇家禾麥豈曾傷。
自緣孝行通天地。賴有靈祇為顯彰。

德林瘡愈

李德林字公輔。博陵安平人也。父敬族。東魏孝靜帝時為內校書。德林年十六。遭父艱。自駕靈輿返葬故里。時正嚴冬。單裘跣足。州里傷之。居貧。輒軻。母氏多疾。無復官情。其後母疾稍愈。乃令仕進。累官通直散騎侍郎。入典機密。尋丁母艱。去職。勺飲。

不入口。因發熱病。遍體生瘡。而哀泣不絕。諸士友明醫為合湯藥。德林不肯進。數日間瘡頓瘥。人皆云孝感所致。

夫生則致其養。沒則致其哀。子道之當然也。然或艱苦貧困。乃能竭力於所事。斯可謂孝矣。觀李德林以幼穉之年。父歿于外。嚴冬寒沍。人不能堪。而乃單裋跣足。自駕靈輿歸葬其鄉。豈非人之所難哉。况家素貧困。母多遘疾。德林日惟供養。無復仕進。後以親命。出登顯位。遂典機密。及親歿。哀慟。勺飲不入口。由是發為瘡疾。卒之

不假醫藥而自愈。孰謂非其孝誠之所感乎。嗚呼。世如德林之於親。亦可謂能子矣。詩曰。

年幼偏能執父喪。靈輿自駕遠還鄉。

單裋徒跣嚴冬裏。解使州人盡感傷。

又

慈親遣仕為家貧。母歿哀傷更愴人。
徧體瘡生旋自愈。須知至孝格穹旻。

陸印哀毀

陸印。代人也。仕東魏中書侍郎。父喪。居憂。哀毀骨立。高澄時鎮鄴。詣門慰勉之。印母魏上庸公主。教

訓諸子以義方。印雖創臣痛深出於天性。克遵母訓。動依法度。朝廷發詔褒揚之。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。繼遭母喪。哀慕毀悴。遂至沉篤。頓伏牀枕。致成風疾。弟搏卧病臨終。語家人曰。兄羸病若此。搏死不可使聞哭聲。懼致感動。及祖載。家人方始告之。印一慟而絕。朝野悲之。弟彥師亦以行檢稱。叅襄城王旭軍事。以父艱去職。哀悴殆不勝喪。與印共廬於墓。鄉人重之。皆就墓側存問焉。

孝子不忍死其親。而哀慕之深。毀頓成疾者有矣。仁人於弟視其疾病若已有之。况其死乎。宜

悲慟而不能自已焉。陸印少有至性。既以父憂致毀。重遭母喪。沉頓成疾。阽危之際。聞弟之死。悲慟而絕。可哀也已。非出於孝子仁人哀痛迫切之至情乎。若搏不欲以已之死而傷其兄。彥師同兄之志。而廬於墓。兄弟全至孝之行。篤懿親之誼。何陸氏多賢哉。不獨見重於一時。雖數百載之下。亦宜表而出之。以為人心之勸。於世教豈小補哉。詩曰。

骨立當年處父喪。

朝廷優詔重褒揚。

繼遭慈母違榮養。

沉頓經時病在牀。

又

創巨堪憐病已深。重聞弟歿痛難任。
人生孝愛能如此。留得芳名照古今。

陸政供魚

陸政。吳郡人。祖載。從宋武帝平關中。遂居長安。性至孝。其母吳人。好食魚。而北土艱得。政求之甚苦。後居旁。忽水泉湧出。而有魚。遂得以供母。時人以為孝感所致。因謂其泉為孝魚泉。

飲食滋味所以養生。其嗜好固有不同。人子能順親之所嗜而供奉之。斯為善矣。且物之難致

者。非孝誠感通神明。默相則不得焉。若荀為孟宗而出。鯉為姜詩而躍。豈偶然哉。觀於陸政之事。其殆庶幾乎。政本吳人。徙居長安。其母嗜魚。雖北土難得。政不憚勞苦。必欲求之以承母之志。其心誠。其意切。一旦所居之傍。泉忽湧出。而其中。有魚。遂得以供饌。時人稱其孝感。而以美名目其泉。詎不宜乎。詩曰。

陸生至性孰能知。北土無魚母嗜之。

地湧甘泉魚自出。端然孝行協天機。

又

得魚奉母豈徒然。孝子誠心感上天。
遠迹傳聞皆歎異。至今人說孝魚泉。

秦族孝愛

秦族上郡洛川人也。祖白。父觀。並有至行。聞於閭里。族性至孝。事親竭力。及父喪。哀毀過禮。每慟哭。酸感行路。既以母在。恒抑割哀情。以慰母心。與弟榮先。復相友愛。及母歿。哭泣無時。唯飲水食菜而已。終喪之後。猶蔬食不入房室者二十年。鄉里咸歎異之。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。上其狀。詔旌表其門閭。榮先亦以哀慕毀瘁而卒。邑里化之。後周

文帝下詔褒美贈滄州刺史

世人於親。養則致其樂。喪則致其哀而已耳。能不以哀死之情。而傷生者之意。非孝子之有深愛者。其能然乎。秦族竭力以養其父。執喪而哀感行路。曲意承順其母。不以悲慟而傷其心。愛親之念。何其至歟。母之歿也。節飲食。別居處。二十年如一日。孺慕之心。寧有已乎。復能友愛其弟。而弟亦以居喪毀滅。是族不特孝於親。而且友於弟。弟亦能盡其孝。而無愧於兄。雖由其祖父之訓。要皆本於天性之美也。州里化之。朝廷

旌之亦其理之必致矣。詩曰。

日向高堂奉二親。身營甘旨豈辭勤。

一朝失怙悲號苦。道路聞之亦愴神。

又

抑哀曲意慰慈顏。友愛家庭見二難。

豈獨州閭皆感化。朝廷褒美詔重頒。

彥光獲藥

梁彥光字脩芝。安定烏氏人。少有至性。年七歲。父顯遇篤疾。醫云必餌紫石英可愈。彥光求之不得。憂痺不知所為。忽於園中見一物。彥光初不識。怪

而持歸。醫視之。即紫石英也。親屬咸異之。以為至孝所感。周武帝時。累遷小馭大夫。母憂去職。毀瘠過禮。未幾。令起視事。帝見其毀甚。嗟嘆久之。頻蒙慰諭。

至孝之行能通乎神明者。必其誠心懇切。有以感動之也。若梁彥光。父講篤疾。醫謂欲得良藥可已。彥光求之不獲。遂至憂思勞悴。計無所出。於是神明感其至孝。默相陰輔。卒獲良劑。父疾遂愈。其孝行蓋亦至矣。宜乎顯膺名爵。以享其報。厥後復遭母憂。哀傷摧瘁。動踰於禮。是宜時

君咨嗟慨嘆。深加慰勉。於乎。彥光。一幼穉之童耳。已能知以父病為憂。彼有負軀堂堂。視親疾患。漠然無所動念者。亦獨何心哉。觀彥光亦必有所感發矣。詩曰。

父病醫須紫石英。園中偶得衆咸驚。

遂令沉痾能痊愈。應有神明感孝誠。

又

母亡哀毀慕終身。人主深嗟賸諭頻。

自是孝心誠懇切。顯揚足慰九原親。

柳遐孝德

柳遐字子昇。河東解人。有孝行。初為州主簿。父季遠卒於揚州。遐自襄陽奔赴。六日而至。哀感行路。毀悴不可識。後奉喪西歸。中流風起。舟中人相顧失色。遐抱棺踊慟。懇天求哀。俄頃風止浪息。其母嘗乳間發疽。醫不能治。或云得人吮膿可止其痛。遐應聲吮之。母疽遂瘳。咸以為孝感所致。周高祖保定中。為驃騎大將軍。開府儀同三司。霍州刺史。以德導人。不用命者。微加貶異。示恥而已。其下化之。不復為過。咸曰。刺史仁惠。其可欺乎。

人子於事親之際。無所不用其誠。惟其所遇。則

致力焉。豈可畏難而苟緩乎。柳遐為州主簿。聞父死於揚州。自襄陽匍匐奔赴。六日而至。其哀情迫切。於此見矣。及奉父喪西歸。中流風起。遐抱棺慙天。不勝哀感。老母病疽。即與吮膿。其誠孝之情。足以感動上下。故神明錫佑。風止浪息。父喪克歸。母病即瘳。康寧無恙。非天地鬼神之佑。不至此也。及其為州刺史。導人以德。不先刑罰。故州民感化。迂善者多。非移孝為忠者能若是乎。詩曰。

一聞父死即悲傷。匍匐扶喪道路長。

風起籲天祈浪息。舟中棺櫬得還鄉。

又

母乳生疽實可憂。吮膿頓使病全瘳。不惟孝德通天地。善政還能惠一州。

道不負母

釋道不。失其世代里居。性至孝。遭時擾亂。自擔負其母。逃避於華縣山中。身自乞食。以為養其父。亦以行後。歿於事。道不往其死處。求遺骨。既到而亂骸蔽野。不可辨。道不至誠泣禱。忽有髑髏躍而前。因得父骨以歸。人皆謂孝誠所感。

人之性一也。奚以所處而有異哉。蓋為士大夫與混迹於釋老者。皆受形於父母。而具天地之理矣。則夫所以致孝於親者。安得有異哉。道丕從釋氏。其所為道。雖不同於孔子之教。然孝弟之性得於天者。不可易也。故遭兵亂之際。能負其母以避。逃躬乞食。以為養。既足以見其孝。及求父骨於亂骸之中。痛傷不可辨識。乃竭誠致禱。忽有髑髏躍而前。因知其父骨。得以歸葬。孝誠之至。隨感而應如此。豈尋常可比哉。彼有落毛髮。弃家毀服。冒其師之說。飽食逸居。以自快。

其性初不異於道丕也。然或遇其時而無道丕之行者。其於不孝之罪。奚釋哉。故特表而出之。以戒不如道丕者。詩曰。

負頂方袍學佛人。

亂離負母孝心純。

崎嶇營養甘辛苦。

釋子何嘗絕大倫。

又

覓父遺骸亂骨中。至誠涕泣禱蒼穹。

髑髏躍出因求得。愈信純誠可感通。

紐因麻茂

紐因。字孝政。河東安邑人也。性至孝。親喪廬墓。負

土成墳。廬前生麻一株。高丈許。圍之合拱。枝葉鬱茂。冬夏恒青。有烏棲其上。因舉聲哭。烏即悲鳴。時人異之。周武帝表其閭。擢授甘棠令。隋文帝開皇初卒。子士雄。少質直。孝友。喪父。復廬於墓側。負土成墳。其庭前有一槐樹。先甚鬱茂。及士雄居喪。樹遂枯死。服闋還宅。死樹復榮。帝聞之。歎其父子至孝。下詔褒揚。號其所居為累德里。

天下至親。孰有過於父子。故事。生喪死。宜極夫愛敬哀感。而世或有不能盡其禮者。豈不深可慨哉。若紐因父子。克篤孝道。宜乎物皆有所感。

動也。觀因喪其父母。營墳廬墓。能盡其居喪之禮。俄而一夕。麻生廬前。挺立聳秀。復異常植。盛夏隆冬。翦然益茂。所感誠異矣。乃復有烏棲止其上。因每慟哭。烏亦悲鳴。以助其哀。所感豈不尤異乎。宜夫閭里興嘆。朝廷加擢。及其子士雄遭親之喪。營墳廬墓。克如其父。致使庭槐一夕遂枯。逮夫服終而還。槐復榮茂。其所感復至於此者。是宜當時朝廷嘉其至孝。表其宅里。嗚呼。孝者人心之所同有也。世或鮮能盡之。而因之。父子皆能篤孝。真可以為世勸也。詩曰。

麻生忽向倚廬傍。烏亦悲鳴助感傷。
能使里人皆歎異。尚留遺愛在甘棠。

又

庭槐已死復重榮。總為居喪盡孝情。
閭里當時傳累德。至今父子播芳名。

德懋毀瘠

田德懋。平涼長城人。觀國公仁恭之子也。少以孝友著名。隋開皇初。以父軍功。賜爵平原郡公。授太子千牛備身。丁父艱。毀瘠骨立。廬于墓側。負土成墳。文帝嘉之。遣負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。降璽書

慰勉。并賜縑米。復下詔表其門閭。

人子執親之喪。饗鬻之食。麤疎之服。哭踊之數。皆可勉而為之。至於形貌之毀瘠。苟非悲哀之情。迫切於中。則容體未必能遽變於外也。田德懋少以孝友著稱。觀其丁父艱。而毀瘠骨立。及既葬。猶結廬墓側。躬負土以成墳。則平時能盡子職。非勉而為之者可知矣。由是朝廷嘉之。遣官就吊。璽書慰勉。賜縑米。表門閭。俾人有所視倣而興起焉。民德其不歸於厚乎。詩曰。

蚤年孝友已馳聲。父歿哀思出至誠。

骨立形羸廬墓側。至今簡冊播芳名。

又

負土成墳不憚勞。向人無語只悲號。
孝名從此聞朝野。旌表門閭致寵褒。

士雋感獸

劉士雋。彭城人也。性至孝。母喪。號泣頓絕而復蘇者數矣。勺飲不入口者七日。廬於墓側。負土成墳。列植松柏。狐狼馴擾。為之取食。隋文帝命表其門閭。曾子曰。人未有自致者也。必也親喪乎。觀之。劉士雋可知已。士雋遭母喪。號慟哭泣。屢絕復蘇。

哀傷悲慕。其情至矣。而勺飲不入口。至於七日。此豈強勉而為之哉。蓋其心遑遑然。故於飲食有所不及思也。既而躬治墳壙。廬於墓側。可謂能自致者矣。由是狐狼之獸。馴擾其傍。為之取食。亦其至孝使之然也。故能顯膺表異。名聞于後。嗚呼。士雋之為子如此。烏可使其無傳哉。詩曰。

慈親一旦忽傾殂。哀慟何堪絕復蘇。
七日未曾嘗勺飲。營墳負土更勤劬。

又

親沒為廬在墓傍。殷勤取食感狐狼。當時有詔嘉純孝。褒顯門閭被寵光。

普林號犬

翟普林。楚立人。事親盡孝。躬耕色養。鄉里稱為楚立先生。後父母疾。親易燦濕。不解衣者七旬。隋煬帝大業初。父母俱終。哀毀殆將滅性。廬於墓側。負土為墳。盛冬不衣繒絮。唯着單縗而已。家有一烏犬。隨之在墓。普林哀臨。犬亦悲號。見者嗟異焉。有二鵲巢廬前柏樹。每入其廬。馴狎不驚。事聞。擢授孝陽令。

子之於父母也。生能致養。有疾而能事之。至於久而不懈。固難矣。及其終也。服勞以盡大事。而哀感異類。則又難也。觀於翟普林。其事蓋可尚已。方其躬耕以為養也。既盡婉愉之色。以得父母之懽心。及親有疾。躬為易燥濕。至於久而不解衣。其情既切矣。親歿。哀毀廬墓。負土成墳。隆冬盛寒。惟一單裘。不忍衣繒絮。蓋哀其親之在土也。奚忍厚於自奉哉。哀痛之極。犬為之悲號。鵲為之馴狎。此豈言語智力所能致哉。孝德之至。在物固有自然。感動者矣。夫人能孝於其始。

而不能謹於其終者有焉。普林孝行克盡始終如此。宜乎當時顯貴其身以為世勸也。詩曰。

事親色養且躬耕。侍疾猶能盡至誠。

劬瘁七旬衣不解。鄉人咸仰翟先生。

又

親亡廬墓自成墳。忍凍哀號不可聞。

一犬悲號雙鵲擾。高風千古播清芬。

德饒單衰

李德饒。趙郡人也。少有至性。父母寢疾。輒終日不食。十旬不解衣。親喪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。哀慟嘔

血數升。及送葬之日。會仲冬積雪。行四十餘里。單衰徒跣。號踊幾絕。會葬者千餘人。莫不為之流涕。後甘露降於庭樹。有鳩巢其廬。納言楊達巡省河北。詰其廬。吊慰之。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。里為和順里。

為人子者。親病而致其憂。親歿而致其哀。此天理民彝之當然也。世之能行此道者。固有之。若李德饒。父母疾而憂戚倍常。父母亡而哀毀尤甚。至於單衰送葬。徒跣積雪中。行四十餘里。充可謂難矣。當此之時。德饒中心惟痛其親之永

訣孰計已身之勞瘁哉。由是甘露鳩巢之祥。並集駢臻。莫非孝誠之所感也。復致朝使吊慰。易其所居村里之名以表之。不亦宜乎。詩曰。

李生孝行孰能儕。親病加憂死致哀。
徒跣單裘深雪裏。行人淚落更心摧。

又

至孝由來感上蒼。昭昭靈貺表嘉祥。

村名孝敬里和順。千載猶傳姓字香。

華秋孝感

華秋。汲郡臨河人。幼喪父。事母以孝聞。家貧。傭賃

為養。其母患病。秋容貌毀悴。鬢髮頓改。州里咸嗟異之。母卒。絕櫛沐髮。盡禿落。廬於墓側。隋煬帝大業初。調狐皮。有司大獵。嘗有兔奔入秋廬。馴擾左右。久而不去。郡縣嘉其孝感。以狀聞。詔旌表其門閭。後羣盜起。相戒曰。勿犯孝子。鄉人賴以全者甚眾。

嗟乎。華秋當幼弱之時。處貧窮之日。行傭以養其母。母病而致其憂。歿而致其哀。廬墓而致異類之馴集。遭亂而致盜賊之不忍犯。豈非孝德自然之感應哉。夫養生送死。克盡其道。非純孝

者不能。至於廬墓之際。異類馴擾。盜賊羣起。不忍相犯。而鄉人賴以全活。非誠孝格天地。至德感幽明。豈能之耶。事親若華秋者。可謂能孝矣。詩曰。

幼齡致養實云難。甘旨隨宜奉母歡。

豈料慈親多疾病。從茲憂悴改容顏。

又

母亡廬墓幾經春。孝感能令狡兔馴。

羣盜相期毋敢犯。直教亮暴重彝倫。

孝肅圖像

徐孝肅。汲郡人也。早孤。不識父。及長。問父形貌於其母。因求畫工圖之。置之廟而定省焉。朔望則享之。事母數十年。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。及母老疾。孝肅親易燥濕。憂悴數年。見者無不悲悼。母終。茹蔬飲水。盛冬單裘。毀瘠骨立。祖父母父母墓。皆負土成之。廬墓者四十餘年。被髮徒跣。至於終身。孔子曰。生事愛敬。死事哀戚。此孝子事親始終之道也。觀徐孝肅幼孤不識父。及長問於其母。乃求畫工圖像置廟。昏定晨省。朔望祭焉。其事死如此。事生可知矣。故於養母尤盡孝敬。疾病

之際。候視益謹。憂勞憔悴。見者嗟悼。母終而執
喪。哀毀。人有所不能堪者。兩世墳塋。又皆躬自
成之。廬於其墓。歷歲彌久。被髮徒跣。至終其身。
嗚呼。孝肅可謂生能事死。死能哀。而盡夫始終之
孝者矣。詩曰。

早孤不識父容儀。圖像依依問母慈。
搆廟晨昏能定省。殷勤祭享似存時。

又

母存愛敬歿悲辛。廬墓曾經四十春。
兩世墳塋躬負土。跣行被髮竟終身。

孝意死節

陳孝意。河東人。少有孝行。隋煬帝大業中。為侍御
史。以父憂去職。居喪盡禮。有白鹿馴擾其廬。人以
為孝感之應。未朞。起授鴈門郡丞。在郡菜食齋居。
朝夕哀臨。每發聲未嘗不絕倒。柴毀骨立。見者哀
之。後劉武周圍城外。無聲援。孝意誓以死守。每遣
使江都。道路隔絕。竟無報命。旦暮向詔。勅庫俯伏
流涕。悲動左右。圍城百餘日。糧盡。為校尉張倫所
殺。以城歸武周。

夫孝。始於事親。中於事君。蓋事君之忠。即事親

之孝也。人惟父。生而君。食之故事之如一也。忠孝豈有二道哉。陳孝意為侍御史。則既移其所。以事親者事君矣。及遭父憂。去職而能以禮居喪。不為苟且偷薄之行。其孝亦至矣。白鹿之馴。蓋其自然之應也。遭時多故。起為鷹門郡丞。常人之情不能不少變。而孝意居處服用。哀臨毀瘠。不異居喪時。孝心誠切如此。宜其能忠於國也。及劉武周作亂。鷹門被圍。外援既絕。糧道不繼。而孝意以死守之。卒與城俱亡。其忠義之節。偉如也。孔子曰。事親孝。故忠可移於君。孝意有

焉。然則人子徒能謹其事親之節。而不知忠以事君。謂之全孝亦難矣。故曾子以事君不忠為非孝。此之謂也。於乎。孝意其賢矣哉。詩曰。

早入烏。其著豸冠。親亡哀慟徹心肝。居廬有鹿常馴擾。莫作尋常孝道看。

又

抱痛居官不忘親。危城獨守竟亡身。兩全忠孝由來美。得似陳生更幾人。

叔才丐食

支叔才。定州人。生有至性。隋末荒饑。丐食野中。將

還進母。為賊所執。欲殺之。告以情。賊憫其孝。為解縛。母病癰。叔才吮瘡。注藥。及亡。廬墓。白鵲止廬傍。唐高宗時表異其家。

人子養親。孰不欲致甘腴。滫瀡。以盡其禮哉。然或時值飢荒。艱食。雖菽水亦不能具者。此支叔才所以不免丐食以進母也。不幸為賊所執。而欲殺之。乃以情告。始得解縛。至於母病癰疽。叔才吮而施藥。及母既亡。思慕不置。結廬墓側。遂有白鵲棲止其傍。噫。盜賊凶人也。白鵲異類也。咸為之感化。非孝誠切至。烏足以致之乎。當時

表其家以旌異之。宜矣。詩曰。

行乞荒郊。欲養親。那知倉卒。遇凶人。

輸情懇告。言詞切。強暴回心。免殺身。

又

吮癰救母。獨關心。母歿居喪。感慕深。

白鵲止廬。時共異。人傳孝行。到如今。

盧操順母

盧操。字安節。河東人。幼勤學。九歲通孝經論語。隨義解釋。父老謂之聰明兒。事繼母張氏至孝。張生三子溺愛之。命操常執勤主炊。為三弟設席。操服

勤不倦。張遣其子讀書。命操策驢隨之。操即執鞭引繩如僮僕。三弟嗜酒縱佚。抵忤於人。致人踵門詬及其母。操即涕泣拜而解之。惡少年曰。不謂三賊有此令兄。某抵忤長者不義也。相與拜操而去。繼母亡。操訓養三弟。恩愛過於平日。服母喪。哀毀骨立。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。將旦乃去。時人以為孝感。後以明經擢第。調臨渙縣尉。佐政寬仁。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。出告反面。過其庭。鞠躬如也。每旦具冠帶讀孝經一遍。然後視事。讀至喪親章。踊咽不勝。子昭有文名。次子雲恭謹有父風。高尚好

學。

盡事親之禮。以順父母之心者。子道當然也。父母之所愛者愛之。所敬者敬之。雖犬馬尚然。况於兄弟之親乎。盧操事親以孝。謹聞。繼母溺愛所生之子。而不禮於操。遣其炊爨策驢。操皆為之無難色。順母志也。其弟驕縱。抵忤於人。致人詬及其母。操即涕泣委曲解釋。母沒。諸弟未能成立。操訓誨撫育。愈加恩意。不以其母存亡而有異。及仕而設几筵於官舍。事死如生。斯非孝友之實。出於天性之自然。疇克爾耶。詩曰。

殷勤行孝順親心。委曲應知敬愛深。
執爨驅驢能友弟。里中惡少亦加欽。

又

憶昔居廬淚滿巾。一為縣尉尚寬仁。
几筵設祭敦時祀。旦夕哀悲更愴神。

志寬不妄

張志寬。蒲州安邑人。居父喪。哀毀過禮。州閭稱之。
王君廓兵略地。不暴其閭。倚全者百餘姓。後為里
正。忽詣縣稱母疾。求歸急。令問狀。對曰。母有疾。志
寬輒病。是以知之。令謂其妄。繫於獄。馳驗如言。乃

慰遣之。母終。負土成墳。手蒔松柏。唐高祖遣使者
就吊。拜負外散騎常侍。賜物四十段。表其閭。

親之於子。異體而同氣。故凡疾痛念慮有所感
動者。至孝使然也。張志寬孝事其母。母嘗有疾。
則志寬亦病焉。其為里正也。因已之病。求歸以
療母。其感於中也信矣。然當時縣令頗疑之。卒
驗其實而遣焉。夫其母子異體也。而休戚相關
如此。蓋精神之流通。而念慮之無間也。非其至
孝使然哉。昔庾黔婁仕于外。親病而心動。蔡順
母欲其歸。噬指而心悟。若志寬之事。皆類此。嗚

呼。人子於親如三子者。世不多見也。彼有視親之患。若秦越肥瘠者。則亦惡能有所感動哉。宜乎忘寬父沒。哀毀而兵不暴其閭。母亡廬墓。人主遣使吊贈而拜之。以官。此誠可以無愧於為人子矣。詩曰。

身病因知母疾生。令疑繫獄竟誰明。
當時馳訪言皆驗。慰遣還家表至誠。

又

兵亂偏能活里閭。都緣孝行感兗渠。
母亡吊卹承恩渥。常侍還看拜義除。

孝順事實卷六

少玄漬骨

王少玄。博州聊城人。父隋末死。亂兵遺腹生少玄。甫十歲。問父所在。母以告。即哀泣求屍。時野中白骨覆壓。或曰。以子血漬而溱者。父齒也。少玄鑿膚。閱旬而獲。遂以葬。創甚。彌年乃興。唐太宗貞觀中。州言狀。拜徐王府參軍。

嗟夫。人之有身。非父不生。王少玄父歿。遺腹而生。甫十歲。問父所在。乃能如此。其亦人之所難能也。自恒情觀之。十歲之童。尚幼穉也。能一問

其父斯以為難。况能哀泣求屍。鑿血而漬骨。以求父之遺骸乎。此其所以為尤難也。展轉於骼。尚紛亂之中。即得其父骨。豈非神明有以相其孝誠者乎。昔有不葬其親。舉而委之於壑。狐狸食之。蠅蚋姑嘜之。其為少玄之罪人矣。是宜表而出之。以為世道勸。詩曰。

父死荒郊已十年。哀哀遺腹更堪憐。

神明應重憐誠孝。鑿血終收父骨全。

又

鑿膚漬血痛尤深。體困彌年苦不禁。

天道有心憐孝子。參軍拜命世同欽。

季詮隨溺

沈季詮字子平。豫章人。少孤。事母孝。未嘗與人爭。皆以為怯。季詮曰。吾非怯也。吾恐遺憂於吾親也。唐太宗貞觀中。侍母渡江。遇暴風。母既溺。季詮號呼而從之。少選。持母臂浮出水上。都督謝叔具禮祭而葬之。

子有深愛於其親者。平居行己。已恐遺親之憂。不幸親死。非命。寧肯自全其身哉。宜乎哀痛慘怛。而不愛其死也。沈季詮謹於持己。無忤於人。

至皆以怯目之。是豈真怯哉。誠不忍以一朝之
忿危其身。以及其親也。是凡可以愛親者。蓋無
所不至矣。一旦母溺于江。投身赴拯。夫豈不知
水之為患哉。痛傷其親。寧殞其生。而不顧焉。俄
頃持母以出。此由其一念憤激。鬼神亦哀其志
而相之也。於乎。世有無賴之子。好勇鬪狠。以危
父母者。已不能安其親於平時。况當急難。而肯
捐生以赴之哉。此季詮之孝。所以為難也。詩曰。
不爭常恐遺親憂。豈意慈親溺橫流。
應是當時腸欲裂。奮身直向水中求。

又

投身波底救慈親。至孝真能動鬼神。

溺死尚猶持母臂。取箕評語是何人。

許坦擊獸

許坦。豫州人。年十歲餘。隨父入山採藥。父為獸所
噬。即踴叫以杖擊之。獸遂奔走。父以得全。唐太宗
聞之。謂侍臣曰。坦雖幼童。遂能致命救親。至孝自
衷。深可嘉尚。授文林郎。賜物五十段。

夫猛獸居深山之中。見人則噬。其銛牙利爪。誠
有可畏者。坦以幼稚童子。見父被獸所噬。不顧

其猛惡。不量其力。不能支。即奮呼而前。以杖擊之。獸走而父得全。當是時。坦但知救其父。而不知有其身。視猛惡之獸。猶犬羊然。故能脫父於阽危。其勇有過人者。使其畏懦退怯。少緩不進。則其父身。磔裂已膏。猛獸之口矣。豈能救之哉。坦誠可謂孝矣。世之為人子者。見其親或臨患難。有可引救之地。乃委棄而不顧。况能冒嶮犯難。以全其父乎。若坦者。誠不多有。宜其為時君嘉獎。授秩賜賚。而流芳後世也。詩曰。

許坦孩童有至情。父遭獸噬即號驚。

獨持一杖相驅逐。忘死方能得父生。
又

幼年孝行動君王。留得聲名簡冊芳。
不獨受恩蒙賜賚。一官先已拜為郎。

敬臣顯親

任敬臣。字希古。濟南人。五歲喪母。哀毀天至。七歲問父英曰。若何可以報母。英曰。揚名顯親可也。乃立志從學。舉孝廉。授著作局正字。父亡。數殯絕。繼母曰。而不勝喪。可謂孝乎。敬臣乃強進饘粥。服除。遷秘書郎。休沐輒闔門誦書。後官至弘文館學士。

古之所謂孝者。不獨生事死哀而已。貴乎有以成其親之令名。蓋生事死哀。固可謂孝矣。若讀書立行。移孝為忠。以顯榮於世。使人因其義而推本其父母之賢。曰。幸哉有子如此。此謂成親之令名。孝之大者也。敬。臣五歲喪母。而能盡哀。蓋天性至孝。出於自然。七歲即思所以報其母。因父之教。勉於學問。舉孝廉。而官署作矣。及父亡。而數殞絕。因繼母之訓。乃進饘粥。以保其生。信其父母之能教。而敬臣之能成其名也。敬臣官至弘文館學士。應職華要。以其所以事親者。

事君。天下後世。因敬臣之義。而推本其父母之賢。至於久而不衰。豈非孝之大者乎。孔子曰。立身行道。揚名於後世。以顯父母。孝之終也。彼不知所以顯揚之道。使其親既沒。而遂泯泯無聞者。則豈可與敬臣並論哉。然則為人子者。當服膺孔子之訓。而以敬臣為則也。詩曰。

親亡哀慕。極摧傷。大孝由來在顯揚。

自此下帷勤學問。拜官因得姓名彰。

又

子能文學遂榮遷。推本應知父母賢。

若使徒為眼前事。二親安得有人傳。

敬葬心悸

裴敬葬。絳州聞喜人。曾祖子通。隋開皇中。以太中大夫居母喪。哭喪明。有白鳥巢于冢樾。兄弟八人皆有孝行。詔書旌表。世謂義門裴氏。敬葬初。補陳王典籤。一日忽泣涕。謂左右曰。大人疾病。吾輒心悸而痛。今復然。事叵測。乃請急倍道歸。而父已卒。羸毀踰禮。唐高宗乾封初。累遷監察御史。母病。醫許仁則者。臂不能乘騎。敬葬自為輿往迎。既居喪。哀慟毀瘠。詔贈纁帛。官為作靈輦。終服。以著作郎

兼脩國史。厯中書舍人。太子左庶子。

人子於親。一體而分。喘息呼吸。氣必通焉。是以親有故而子心動。若蔡順。庾黔婁之事。可見矣。裴敬葬在官。忽心悸而痛。因知親疾。輒倍道歸家。已不及見其父矣。其哀痛迫切。為何如哉。故居喪。至於羸敗毀瘠。猶未足以盡其情也。及母病。而親自為輿往迎。其醫母卒。而哀戚同於喪父時。固其孝誠本於天性。然自其曾祖子通。哭母喪明。兄弟八人皆為名孝。有白鳥巢樾之祥。則敬葬非唯能孝於所生。抑亦無媿於先世矣。

兩朝褒義。身受顯職。宜哉。詩曰。

裴家孝義古來無。冢樹曾聞集白烏。
繼義曾孫仍復見。兩朝恩寵賁門閭。

又

中心驚悸事非常。倍道還家父已亡。

母疾迎醫尤盡禮。至今簡冊尚流芳。

仁傑望雲

狄仁傑字懷英。并州太原人。授并州法曹參軍。親在河陽。仁傑登太行山。反顧見白雲孤飛。謂左右曰。吾親舍其下。瞻望久之。雲移乃去。及居母喪。有

白鵲馴擾之異。武后時拜鸞臺侍郎。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時后黜中宗為廬陵王。居房州。欲以武三思為後。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。力諫。后感悟。迎中宗復為太子。仁傑復進張柬之。桓彥範等。卒復唐室。

夫孝子居家以事親。朝夕在親之側。無所事於思也。有不得已而行役于外。則觸目興懷。無物不可以動其思親之念也。若狄仁傑之初為法曹參軍。身居并州。親在河陽。以溫清定省之久。違懷想思慕之不置。於是因登太行。見白雲孤

飛謂親舍其下。夫親舍遠矣。不可見矣。舉目見雲如見親舍。則道遠而心邇。豈嘗須臾而忘其親哉。此仁傑之所以為孝。故神明有以表其誠也。不寧惟是。方仁傑居并州時。其同府參軍鄭崇質當使絕域。仁傑憫其母老疾。請代其行。不忍使其貽親萬里之憂。盖又能推其孝親之心。以及人也。厥後身居宰輔。有安社稷之功。皆由其孝之所推。以極其盛歟。詩曰。

孝心耿耿思無窮。迢遞河陽入望中。
遙見白雲指親舍。古今惟說狄梁公。

又

盛名千古獨稱賢。忠孝梁公獲兩全。
種盡滿門桃與李。取將紅日出虞淵。

玄暉奉教

崔玄暉。博陵安平人。少舉明經。為高陵主簿。居父喪。盡禮。有燕。更巢共乳。母盧氏有賢操。常戒訓玄暉。辭語切至。玄暉遵奉教戒。以清謹見稱。母亡。哀毀。甘露降庭樹。武后時累官至鳳閣侍郎。平章事。守正不阿。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。中宗反正。拜中書令。博陵郡公。尋封博陵王。卒。謚文獻。

經云。事親孝。故忠可移於君。蓋忠孝非二道。能孝於親。必能忠於君。觀於崔玄暉。可見矣。玄暉居父喪。盡禮而燕。更巢共乳。居母喪。哀毀而甘露降庭樹。惟其純孝之心。出於至誠。故能感通於神明。而獲休徵之應也。且夙承賢母之訓。居官以清慎稱。迨登顯要。守正不阿。卒與張柬之等共成匡濟之功。使唐祚將絕而復續。中宗既危而復安。斯非由孝親一念之誠之所推乎。詩曰。

居喪盡禮有崔生。

毀瘠悲哀出至誠。

乳燕更巢甘露降。

天教瑞物表休徵。

又

移孝為忠事至難。

匡扶唐室得重安。

中興功業人皆仰。

名列青編永不刊。

日知髮白

李日知。鄭州滎陽人。性至孝。及進士第。唐中宗神龍初。為給事中。母老病。取急調侍。數日鬚髮輒白。母未及封而卒。方葬。吏乃齎贈制至。日知殞絕于道。左右為泣。莫能視。廷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。使求狀。辭不報。

孔子告魯參以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為孝之終。然則仕宦得以推恩及親。豈非人子之至願乎。李日知登進士第。仕為給事中。庶可以立身行道矣。柰何以母老病。請告調侍。數日而鬚髮遂白。母尋以疾不起。將葬而吏齎贈制至。日知念母弗獲生承褒典。痛哭殞絕。哀感行路。其孝誠迫切。良可憫焉。及上官欲表其孝。使求狀而辭不報。其不肯干譽求進可知矣。此其志可嘉焉。詩曰。

已登科第仕朝行。母病沉綿意自傷。

調侍起居才數日。忽驚鬚髮總如霜。

又

堂上慈親未受封。一朝永訣隔音容。
空令贈制臨窆窆。殞絕哀蹄痛莫窮。

九齡祥應

張九齡字子壽。韶州曲江人。有至性。居父喪哀毀。庭中木連理。舉進士為左拾遺。唐玄宗時累官至太常少卿。出為冀州刺史。以母不肯去鄉里。表換洪州都督。徙桂州。兼嶺南按察。遷補使。遷工部侍郎。知制誥。數乞歸養。詔不許。以其弟九臯九章為

嶺南刺史。歲時聽給驛省家。遷中書侍郎。以母喪解。毀不勝哀。有燕芝產坐側。白鳩白雀巢冢。樹奪哀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遷中書令。封始興縣伯。請還展墓。病卒。九齡諤諤有大臣節。嘗遇千秋節。王公並獻寶鑑。九齡上事鑑十章。誦千秋金鑑錄。以伸諷諭。立朝議論必極言得失。所引必正人。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。氣驕蹇。九齡謂裴光庭曰。亂幽州者。此胡雛也。及討奚契丹。敗張守珪。執如京師。九齡曰。祿山狼子野心。宜即事誅之。以絕後患。玄宗不從。後在蜀。思其忠。遣使祭

于韶州。厚恤其家。開元後。天下稱曰曲江公。而不名。

父母之於子也。鞠育撫字。未嘗頃刻而忘于懷。恩德之深。昊天罔極。為人子者。若之何而報之哉。鄒孟子有言。大孝終身慕父母。孔子告魯子曰。夫孝。始於事親。中於事君。終於立身。若張九齡。其庶幾乎。九齡居父喪。哀毀而有庭木連理之祥。及登仕途。不忍遠離其母。數乞歸養。詔雖不許。而得官其二弟於近州。且歲聽給驛以省。及喪母。而芝草鳩雀。復駢臻。以表其應焉。若夫

立朝蹇諤。遇事規諫。愛君憂國之念。拳拳不忘。於是受封爵於當時。流聲名於奕世。昭著史冊。千載不磨。始終能盡其孝者。孰有過於此乎。詩曰。

平生孝義感天知。

天產奇祥表孝思。

白雀素鳩巢冢樹。

紫芝燁燁木連枝。

又

為臣移孝却為忠。

侃侃當朝著直風。

猶有千秋金鑑錄。

至今人誦曲江公。

法慎憂色

許法慎。滄州清池人也。甫三歲已有知。時母病。不飲乳。慘慘有憂色。或以瓊餅詭悅之。輒不食。還以進母。後親喪。常廬于塋。有甘露嘉禾。靈芝木連理。白兔之祥。唐玄宗天寶中。表異其門。

嗚呼。人子之道莫大於孝。然為孝之道不自外至。亦非有所使而為之者。一本於人心之自然。觀許法慎當乳哺之年。即有知覺。獨異於人。方值母病。即不飲乳。恒有憂色。此天理民彝自然發見於良心。有不可遏者矣。孟子曰。人之所不慮而知者。其良知也。所不學而能者。其良能也。

斯法慎之謂歟。其後親沒廬于墓側。乃致甘露
靈芝白兔諸物之異。聯生並出而薦其瑞者。豈
非以其孝誠之所感乎。世之人有自幼至長。罔
然不知事親之道者。其可嘆也夫。其可嘆也夫。
詩曰。

三歲孩童孰與儔。一逢母病即心憂。
徒將珍餌來相悅。母不痊安戚不休。

又

母喪廬墓重哀情。一點良心出至誠。
不獨諸祥能感應。門閭即日見褒旌。

知道哭墓

侯知道。靈州靈武人。居親喪。穿塚作壙。皆身執其
勞。鄉人助者。即哭而卻之。廬墓次。哭泣無節。七年
不止。垢塵積首。率夜半撫墳踊而哭。鳥獸為悲。號
時邑人程俱羅。孝行不異。知道。李華作二孝贊以
表之。

父母之喪。人子所當自盡也。蓋於此不用其情。
則烏乎用其情。若侯知道。庶幾其能自盡矣。夫
塚墓所以安親之體魄也。不謹於封築之時。則
將有傾圮之患。故其穿壙作塚。必身執其勞。可

謂能盡其力者矣。廬於墓側。哭泣七年。每夜半
撫墳而哭。鳥獸亦為之悲號。可謂能盡其哀者
矣。外盡其力而不假乎人。內盡其哀而能感乎
物。此誠孝之至也。昔者子貢問喪於孔子。孔子
曰。敬為上。哀次之。知道其兼盡者歟。當時有程
俱羅者。其孝行亦與知道同。豈非孝弟之德。人
心之所同有哉。宜乎李華作贊以並美之也。詩
曰。

新起高墳為葬親。但圖堅久敢辭勤。
苦辛負土頻封築。不用鄉隣助力人。

又

夜半墳前哭踊時。空山鳥獸亦號悲。
當年更有俱羅者。千古人傳二孝詞。

賈循致瑞

賈循。京兆華原人。其先家常山。父會有高節。親亡
負土成墳。廬其左。手蒔松柏。時號關中曾子。既卒。
縣人私謚曰廣孝。徵君。循有大畧。唐禮部尚書蘇
頲嘗謂今之頗牧。安祿山。燕節度河東。而循亦兼
鷹門太守副之。母亡。將葬。宅有枯桑。一夕再生。芝
出北墉。人以為瑞。玄宗以循嘗守邊有功。詔贈其

父常山太守。祿山反。使循守幽州。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。循許可。為向潤客等發其謀。賊縊之。德宗建中二年。贈太尉。謚曰忠。

忠孝臣子之大節也。非忠不可以為臣。非孝不可以為子。惟其居家孝。故其事君忠。觀於賈循。可謂能盡臣子之道矣。循之父會。嘗居親喪。克盡孝道。故其生獲曾子之稱。死有徵君之謚。及循母歿。將葬。所感尤異。夫物既凋瘵。無復萌蘖。而枯桑再生。北墉地寒。生意索然。而芝草獨出。此豈理之常哉。由其孝通天地。故所應如此。及

祿山為亂。移守幽州。將赴杲卿之招。率為姦人所發。而遂死於賊。其志誠可悲矣。然循雖未及成功而死。其忠義之心。有如皎日。是宜當時疇其邊功。贈官錫謚。循亦可以無憾焉。曾子曰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循之忠以事君。非本於孝乎。為人臣子者。可不知所勉哉。詩曰。

父能盡孝。比曾參。子葬慈親。更竭忱。

枯木再萌。芝特出。人傳至行。到如今。

又

祿山叛。日守邊城。遇害惟因。應杲卿。

忠孝一生能兩盡。至今謚贈有光榮。

伯會感雨

許伯會。越州蕭山人。舉孝廉。唐肅宗上元中。為衡陽博士。母喪。負土成墳。不御絮帛。不甘滋味。野火將逮。瑩樹悲踰于天。俄而雨至。火滅。歲旱。泉湧廬前。芝草屢生。

人以孝行得成名於斯世。必其事親之至。自始至終。無一事之不用其情也。設使孝行有所未至。雖欲感動於人。且猶不可。而況於天乎。況於鬼神乎。許伯會始以孝廉舉於其鄉。而又齒為

儒官。平居之所為。固有足稱者矣。若其瑩塚之後。孰不假力於人。而伯會之成墳。躬自負土。不憚勤勞。又能居喪盡禮。而不忍服食甘美。蓋至孝之心。有不能已者。彼瑩樹將焚。而天雨為之滅火。歲旱水涸。而地乃湧泉。與夫靈芝之生于廬前。固非人力得以為之。皆天地鬼神感于孝誠。而休嘉之徵。屢表異焉。吁。親喪固所自盡也。為人子而能如伯會者。曾幾何人。神明之應。信不虛矣。詩曰。

負土成墳不憚勞。居喪盡禮行尤高。

孝廉已與當時選。官列儒紳被寵褒。

又

塋樹將焚勢莫支。悲號忽感雨淋漓。

更逢歲旱泉常湧。地產靈芝瑞益奇。

杜羔感親

杜羔有至性。其父任河北尉而卒。母經兵亂。不知所。在。羔遍求不獲。憂踰終日。後隨從兄兼任澤潞判官。兼嘗鞠獄于庭。羔在側。有一老媪見羔。竊語曰。此少年狀貌類吾夫。左右以告。詰之。乃羔母也。迎侍而歸。又往訪父墓。邑中故老無存者。館于佛

寺。日夜悲泣。忽於屋柱煙煤下見字數行。拂視之。乃父遺跡。云我子孫若求吾墓。當於某村某家問之。羔哭而往。果有父老年八十餘。指其丘隴。因得歸葬。

父母之於子。劬勞鞠育。未嘗頃刻而忘于懷。故子之於親。情意懇切。眷戀瞻依。亦豈忍一日而離左右也哉。然或遭時孔艱。不能相守。生死不聞。休戚不知。斯亦大不幸焉。若杜羔之於其父母。是也。羔值兵亂。父沒而不知葬處。母存而不知所在。哀號痛切。晝夜不捨。此其中心之迫切。

為何如哉。後因從兄鞠獄。而得母以奉養。見柱
間亡父遺墨。而得父骨以歸。葬焉。此非孝誠感
通神明。默相曷克致此哉。詩曰。

兵革搶攘。骨肉離。慈親蹤跡。杳難知。
不緣至孝心相感。那得公庭母見兒。

又

父亡異郡。厝荒丘。衰草茫茫不可求。
遺墨分明。留柱下。孝誠天報。匪人謀。

林攢名粹

林攢。泉州莆田人。唐德宗貞元間。仕為福唐尉。母

羸老。未及迎養。攢聞母病。棄官還家。母亡。水漿不
入口者五日。自埏甕作冢。廬其右。有白鳥來。甘露
降。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。會露晞。里人失色。
攢哭慟不已。俄而露復降。鳥亦回翔。詔旌表其墓。
隧門閭。復蠲其家徭役。

人子事親。能盡夫子職者。固難。而能致孝感者。
為尤難。故養生送死。不失其道。則事親之義。備
矣。苟於此而或不盡焉。欲致夫感召之異。其可
得哉。林攢為福唐尉。母羸老。未及迎養。攢遂棄
官還家。母既病沒。哀慟深至。見者感感。埏甕作

豕廬于墓右。其孝思為何如邪。夫孝德之至。通乎神明。感乎天地。故白鳥翔集。膏露下垂。祥異昭彰。隨感而見。當時表廩宅里。復其徭役。豈不宜哉。詩曰。

老母衰年苦病侵。福唐作尉思難任。
還家未久慈親沒。不盡當時返哺心。

又

白鳥繞墓重回旋。甘露灑灑降自天。
試看莆田林孝子。門閭烜赫姓名傳。

師貞夢母

劉師貞字文通。彭城人。蚤失母。及長。不記容狀。至忌辰。終日涕泣。未嘗寢食。忽夢見其狀。謂之曰。我尔母也。尔孝通神明。故我得見。夢於尔。師貞夢中大哭。及覺。哀彌逾甚。乃作偶人像。以事之。朝夕起居。反告如常。每新物。必先薦。然後食。特人語曰。孝通幽明。漢有丁蘭。唐有師貞。父福。年老患目。凡飲食。非師貞親調。則不能食。師貞偶卧疾。其父食不安。師貞欵然起曰。飲食不精之所致耶。驚起而愈。兄有疾。經旬不瘥。師貞衣不解帶。夢神人曰。若兄苦風。取胡王使者酒漬服。愈。師貞求之藥肆。皆不

曉因夢其母曰。胡王使者。羌活也。覺而求之。兄疾遂愈。其後父歿居喪。有雙白雀飛宿尸間。除几筵之日。對師貞悲鳴頓翅。狀若獮豸。躡躑久之乃去。夫孝友人之大行也。為人子弟者。念父母之恩。無間於存亡。敦同氣之誼。能急於危殆。世蓋不多見也。若劉師貞。幼失其母。不復記其容貌。涕泣追慕。至廢寢食。而精誠潛孚。接於夢寐。所感亦異矣。繼又刻木為像。敬事如生。其愛親之念。何其至哉。至於父老矣。明凡有飲食。必親調治。然後能食。及兄遘疾。衣不解帶。夢神授之以藥。

而疾遂愈。此豈徒然哉。由其孝友兼盡。故所致如此。嗚呼。師貞為人之子弟。誠不多見也。宜其除喪之日。雙雀飛鳴。棲止于戶上。天蓋以是彰其孝也。明矣。詩曰。

嚴親躬養。竭平生。兄疾神能喻藥名。
白雀除喪鳴在戶。天應將表孝心誠。

又

生來不及識慈親。夢裏分明忽見真。

刻木高堂還謹事。丁蘭誰道更無倫。

饒奴全養

陳饒奴饒州人也。年十二。父母俱亡。孀弱居喪。值歲大飢。餓殍塞塗。或教其分弟妹。可全性命。饒奴流涕再三。日丐於市。以相全養。刺史李復異之。給以資儲。署其門曰孝友童子。

兄弟為分形連氣之人。平居友愛。此固天理人情之常也。當凶喪飢饉之際。無以為生。而能不失其常。始終相保。以全其愛者。豈不難哉。陳饒奴幼有至性。父母俱亡。而弟妹皆幼。雖在平時。亦難於自存矣。况當凶歉之歲。我自常情觀之。其不胥為溝中之瘠。則必離散為自全之計矣。

饒奴乃身乞於市。保養弟妹。使俱全活。人之所不堪者。已獨堪之。人之所不能者。已獨能之。是其過人遠矣。彼有負七尺之軀。父母之骨未寒。而疾視同氣。甚若寇讎。况肯卹其飢寒。救其疾苦哉。視饒奴之為。殆有愧矣。當時使者表其門閭。又何過歟。詩曰。

幼稚何堪失所天。家貧况復值凶年。

若非行乞相全養。弟妹流離孰與憐。

又

衰麻被體未成童。同氣相全歟歲中。

不獨旌門榮一世。名書青簡播無窮。

孟熙得金

孟熙。販果實養親。承顏順志。不憚苦辛。其父常云。我雖貧。養得一曾參。及父亡。絕漿哀號。幾至滅性。布苫于地。寢處其上。三年不食鹽酪。遠近嘆服。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。因巨富焉。

生事。葬祭。事親始終之道也。能盡其道。始終而無間。得不謂之孝乎。孟熙特負販之子。孝養其親。勞苦不辭。而貧窶不卹。尤能承順其志。得其懼心。致父稱之不置。且于口。父既歿也。哀毀動人。

寢處之別。而飲食之變。久而復故。使遠近嘆服。舉無異辭。是熙之孝。生有以盡其養。歿有以致其哀。不惟見稱於親。亦且取徵於人。寧有始終之間哉。卒之掘鼠得金。因致巨富。是蓋天於其貧。而有以濟之也。又豈無故而然哉。宜表異之。以為事親者之勸。詩曰。

家貧負販養嚴親。承順何嘗憚苦辛。

歿後居喪能盡禮。行同曾子異常人。

又

掘鼠何由遽得金。孝親於此感天心。

一時不但家能富。贏得香名說到今。

延慶樹栗

易延慶字餘愛。幼聰慧。獵涉經史。尤長聲律。襲蔭為奉禮郎。遷大理評事。知臨淮縣事。親孝謹。宋太祖乾德中。父寶卒。葬臨淮。延慶居喪。摧毀廬於墓側。手樹松柏。凡數百本。旦出守墓。夕歸侍母。蒸芝生於墓西北。繼生玉芝。十八莖。州將表其事。延慶懇辭而止。母卒。廬墓數年。以母平生嗜栗。乃樹栗二株於墓側。經年。二栗樹枝皆連理。人以為孝感所致。

易延慶養親盡誠。居喪哀毀。無過分之事。事死如生。亦子道之所當然者。豈求感於物哉。而天生植物。以彰其孝德之純。非其愛親之心。無間於存歿。能致然乎。夫一念之誠。可以貫金石。孚豚魚。感動上下。而孝德之至。無所不通焉。唐張九齡居父母喪。不違於禮。則連理之木。生于庭中。蒸色之芝。產于座右。孰謂延慶之孝。不足以感物乎。宜乎廬墓而致芝草之祥。樹栗而致連理之異。觀此。則知所勸矣。詩曰。

居官榮養。遇清時。父歿臨淮。哭更悲。

朝出守墳夕侍母。墓塋西北產靈芝。

又

慈母淪亡淚滿襟。劬勞未報感恩深。
墳邊栽粟成連理。天地潛孚孝養心。

郭琮祈壽

郭琮。台州黃巖人。至性孝悌。浮沉民伍。少喪父。常有罔極之歎。事母張氏極恭順。供給飲食必率珍異。凡母之所欲。必親以奉之。或經家人之手。則憂形於色。慮失母之意。居常不過中食。絕飲酒如葷者三十年。以祈母壽。母年一百四歲。耳目不衰。飲

食不減。鄉黨異之。宗太宗至道三年。詔書存恤孝悌。耆老陳贊率同里四十人狀其孝行。請表異之。漕運使馳詣其家。以根其實。事聞。詔旌門。蠲後觀者榮之。母終。琮哀踊禮。幾至滅性。鄉閭率金帛以助葬。黃巖人感其行。善事父母者極多焉。

孝子深愛於其親者。常懼父母之衰老。而無以盡其孝養之情。故積誠摠素以祈天永壽者。中心懇切之深情也。郭琮勸父早喪。養母孝恪。省侍惟謹。飲食必豐潔。躬親奉之。絕葷酒三十年。以祈母壽。致其母康寧無恙。享年百有四歲。其

所得於天者厚矣。夫孝行之至，可以格天地。琮
懇禱之心，至於如此之久。天豈有不副其所求
者乎。天既弗違其所請，而母得以享其福，及以
壽終。哀慟踰節，幾於滅性。凡其至孝之行，又皆
足以感人。故使其鄉里多能事親者。琮之化也。
詩云：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郭琮之謂矣。詩曰：

父之哀慟，倍傷悲。養母殷勤，省覲時。

三紀持齋，祈母壽。皇天與過，百年期。

又

平生孝行，重鄉閭。表異名，日迂使者車。

母沒，邦人來助葬。同將金帛詣喪居。

